

城市规划中实证科学的 困境及其解困之道

何兴华◎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TU984/147

2007

城市规划中实证科学的 困境及其解困之道

何兴华◎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规划中实证科学的困境及其解困之道 / 何兴华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112 - 09258 - 1

I. 城... II. 何... III. 城市规划 - 研究 IV. 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6729 号

责任编辑：戚琳琳 段 宁

责任设计：崔兰萍

责任校对：王 爽 刘 钰

城市规划中实证科学的困境及其解困之道

何兴华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12 1/4 字数：224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29.00 元

ISBN 978 - 7 - 112 - 09258 - 1

(1592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摘要

尽管社会各界要求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城市规划师也希望人们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看作“一门科学”，但是，以实证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城市规划学科面临着诸多困难。本文应用科学哲学的“个论研究”方式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理论”方式，对实证研究在城市规划知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对如何正确地理解当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含义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超越实证科学的、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方向。

研究表明，将城市规划学科分解为城市研究和规划研究，从而分别走向城市科学和政策科学的道路，人为地割裂了人们城市生活的空间需求、城市规划者、城市规划条件、城市规划行为、城市人居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对于实践的不同理解，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对象在本体论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最终导致认识与现实的不符。城市规划知识生产活动中，除了科学努力外，还存在着艺术追求、历史延伸、权力运作、信仰启迪等方式，尽管可以对于这些方式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尝试，但这些方式本身不完全是科学的活动，由此产生的知识也难以达到实证科学的要求。

作者认为，必须将城市规划者的城市规划活动作为实践的全部，将城市规划师的城市规划活动作为实践的核心，将城市规划研究者的知识生产活动纳入实践的范畴，才能对城市规划理论研究进行全方位的建构。作者指出，城市规划学科的整体性体现在不同地表空间单元的规划存在着共同的本质特征，遇到的最大问题都是如何处理人类生活所需空间的矛盾性。因此，城市规划学科的紧迫任务是增强根据“基本需求”调校“增补需求”的能力，应当将人类城市生活的空间需求、空间需求的矛盾冲突和矛盾冲突的协调处理，作为三位一体的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重点解决城市规划实践中普遍遇到的优先权的确定、共识的形成和不确定性的成本支付问题。

关键词：城市规划；知识结构；实证；实践；空间需求

Abstract

Positivism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urban planning subject, despite of the efforts and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both from the public and from the professionals calling for ‘planning scientifically’, or regarding urban planning as ‘a science’. Methodologically based on the ‘critical theory’,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of positivism,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positivism existing in urban planning, explains the different views of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and sketches a theory framework, which combines humanism and positivism. Interview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urban planning participants and Desk-study of urban planning thoughts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get the information.

Urban planning subject has been replaced by urban studies and planning studies, aiming to develop urban sciences and policy sciences. The logical links among the spatial needs of people’s urban living, urban planning conditions, planning actors and their actions as well a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s have been cut arbitrary in urban planning theory. Due to the multipl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theory researchers give different answers ontologically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study object of urban planning subject, which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in correspondence of knowledge to reality. The urban planning participants ‘shape the city’ in a mixed – woven process which contains aesthetical, historical, political, religious approaches as well as positive principles. Though efforts can be made to study the process scientifically, it could be difficult to say this process is scientific and the results get from it are positive.

The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should include that of participants, planners and researcher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can be realized at any spatial levels. The common nature of these practices is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people’s spatial needs. The urgent task is the capacity building to adjust ‘the added needs’ to ‘the basic needs’. The study of spatial needs for urban living, their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constitutes the hard core of urban planning subject. The priorities, consensus, and the cost of uncertainty must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 positivism; view of practice; spatial needs

前 言

城市规划专业的同学们或许有些自负，因为大家相信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既是“科学的”，也是“为公众服务”的；城市规划行业的同事们多少有些委屈，因为各自知道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相当艰难的，经历了想法不能被社会理解的情形。我思索城市规划理论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城市规划局工作挺努力，为什么社会满意程度总是不高？城市规划院提出的“科学规划”，为什么大多不能化作现实？我逐步发现，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困难不完全是政府环境、规划部门和工作人员的问题，而是与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有关，进而又与城市规划学科的性质有关。

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是什么？这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城市”，但是困难在于，城市与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实际上是同构的。“城市的表现形式非常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①。接着想到的是“规划”，但是困难在于，规划行为散布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种边界比较模糊的行为类型。与其把它作为一种与其他行为并列的行为类型，不如说它是人的各种行为的一个构成部分，或一个阶段。第三自然想到了“城市规划”本身。“城市规划”能够客观化吗？就像布迪厄要求人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那样。^②

科学的目标总归是要追求真理。一门学科中的真理符合论，其理论前提有以下几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明确的认知对象；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可以言说的真理；三是方法论意义上证实真理的可能性。这三个方面似乎都是与哲学有关的问题，但确实也是城市规划学科建设不可回避的。恩格斯说过：“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③因此，在抛弃哲学前，先要搞清楚城市规划在科学中的地位。但是，在现有的科学分类中，其实不知道城市规划在哪里，或者说，放在哪里都行，也都不太合适。既然现有的科学分类不能适应城市规划学科特点，城市规划学科要么建设得符合某种科学的要求，要么就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科学观。这就涉及城市规划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

首先，我分析在城市规划学科名目下产生的（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

^① [美]芒福德、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 参见[法]布迪厄、蒋梓萍译，《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年。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中共中央党校教材，《马列著作选编》，第259页。

写作的和翻译的)知识。以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文字为对象,考察了这些知识的构成。我发现,城市规划知识不仅性质多元,还属于积累型而不是更新型。好比一个综合仓库,不断地增加着新的产品,装满了之后并不是淘汰旧产品,而是新修仓库。这反映出城市规划与自然科学的主要差别。其次,我关心这些知识的生产方式。我注意到,由于认知对象未能形成共识,学科知识来源也多种多样。希望形成城市规划学科特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研究方法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即使介绍了某种方法,也没有说明为什么选用。由此生产出来的知识成果,当然形态各异。“哲学开始于科学停止的地方。”^①因此,我产生了对城市规划学科作科学哲学“个论研究”的念头。城市规划中,科学真理以外,还有别的真理吗?科学知识以外,还有别的知识吗?科学活动以外,还有别的活动吗?如果有,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如何应对呢?

本书原名《城市规划中的“非科学性”》。我的初衷是找出影响城市规划学科成为一门科学的因素,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问题在于,将艺术性、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说成是“非科学性”,有些人难以接受,甚至误以为我要“宣扬”城市规划中的“非科学性”。业内有些同志一直认为自己是科学工作者,城市规划的“科学地位”早已建立,担心我的文章搞乱人们的观念,动摇城市规划的根基。一开始,我觉得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但经过深入的思考,我又觉得这种担心也是有点道理的。传统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一直没有区分广义的科学和狭义的科学。因此根本没有讨论“科学化”的基础。就好比不能区分城市和乡村就无法谈论城市化一样。但是,如果反过来表述为“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显然又过于宽泛,连我自己都不能接受。期间,我也曾尝试用“论城市规划成为一门常规科学的可能性”这一表述,但这又涉及常规科学的解释困难。后来,经过吴良镛先生的介绍,书稿送到了科学哲学家金吾伦先生手里。他思维敏捷,乐于助人,在散步时都不忘给我“解困”。他电话建议我用“城市规划中实证科学的困境及其解困之道”作为标题。我所做的基础工作确实是将狭义的科学观放到城市规划学科中来看,出现了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于是,我欣然接受。

学科理论来源于专业实践,而实践是不断发展着的历史形态。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城市规划实践的范畴从狭隘的规划编制行为扩展到与政府城市规划工作有关的各方面。城市规划学术刊物的文章和城市规划学术会议的议题就可说明这种

^① 成素梅. 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年.

扩展。在这样的实践框架中，空间层次的划分不断丰富、规划行为的分类逐步完整、基本保障的体系开始形成，理论空间也随之大大地扩展了。但是，由于城市的特殊复杂性，城市规划的实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城市规划专业人员除了面对“城市”，其实更多的是面对“参与者”。

为了表述城市规划实践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我使用了“城市规划者”以区别于“城市规划师”，并用“城市规划研究者”突出知识生产者的地位。城市规划知识生产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性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将城市规划者与其规划对象的实践关系看作一个整体来认识，能否将上述整体关系从研究者那里客观化。这一点与实证科学研究大不相同，甚至与一般的和自身利益无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差异。因为研究者自己既是城市规划师的一员，也必定是城市规划者的一分子，是否还有勇气和能力对于自己的城市规划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实践进行反思。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研究选题过程的回顾也就不是多余的了。

理解本书的关键是，树立一个新的城市规划实践观，把城市规划实践看作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构成。在这个实践中，既有科学努力，也有艺术追求、历史延伸、权力运作、信仰启迪等内容。我们可以对此进行科学研究，但它们本身并不都是科学活动的构成部分。此外，还要懂得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我称之为知识生产活动。城市规划一词，作为学科或专业名称时，与建筑学、地景学相对应；作为职业活动时，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相对应；作为学术研究时，与建筑研究、景观研究相对应。但值得关注的是，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为城市研究和规划研究。这种以一个名词表达多种内容的现象，也是不成熟科学^①的常见特征之一，提请细心的读者留意。

^① 关于成熟科学，参阅〔美〕库恩·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外，就業良好与科学的成熟程度没有多大关系。

目 录

摘要

前言

导论 · 关注学科的性质

第1章 导论	3
1.1 研究的问题	3
1.1.1 缘起	3
1.1.2 问题的理解	4
1.2 问题的意义	5
1.2.1 发展城市规划学科的基本要求	5
1.2.2 规范城市规划学术的基本要求	6
1.3 方法的说明	7
1.3.1 科学哲学的个论研究	7
1.3.2 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理论范式	8
1.4 章节安排	8

上篇 实证科学的影响

第2章 持续的分散化	13
2.1 建筑学的发展	13
2.1.1 传统建筑学的学科特征	13
2.1.2 地景学与传统建筑学的异同	15
2.1.3 广义建筑学的开拓	16
2.2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	18
2.2.1 现代城市规划起源	18
2.2.2 形体传统的退让	19
2.2.3 城市设计学科的归属	21

2.3 城市研究与规划研究的分离	22
第3章 艰难的科学化	26
3.1 科学界定的困难	26
3.1.1 历史主义的冲击	26
3.1.2 城市规划的回应	27
3.2 城市规划研究的状况	29
3.2.1 研究对象角度	29
3.2.2 研究方法角度	31
3.2.3 成果表达角度	34
3.3 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别	35
 中篇 学科的多重性质	
第4章 艺术追求	41
4.1 城市规划艺术性的表现	41
4.1.1 与城市有关的艺术性题材	41
4.1.2 城市规划与艺术追求	42
4.1.3 城市艺术	43
4.2 城市规划艺术追求的理解	46
4.2.1 个体心理角度	46
4.2.2 社会认同角度	48
4.2.3 政府干预角度	49
4.3 关于艺术的学术研究	50
4.3.1 科学研究与艺术追求	50
4.3.2 作为科学的研究的美学	52
4.3.3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的启示	53
第5章 历史延伸	56
5.1 城市规划历史性的表现	56
5.1.1 与城市有关的历史性题材	56
5.1.2 城市规划与历史延伸	57

5.1.3 历史城市	59
5.2 城市规划历史延伸的理解	61
5.2.1 个体心理角度	61
5.2.2 社会认同角度	62
5.2.3 政府干预角度	64
5.3 关于历史的学术研究	65
5.3.1 科学研究与历史延伸	65
5.3.2 作为科学的研究的历史学	66
5.3.3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的启示	68
第6章 权力运作	71
6.1 城市规划政治性的表现	71
6.1.1 与城市有关的政治性题材	71
6.1.2 城市规划与权力运作	73
6.1.3 城市管治	75
6.2 城市规划权力运作的理解	77
6.2.1 个体心理角度	77
6.2.2 社会认同角度	78
6.2.3 政府干预角度	80
6.3 关于政治的学术研究	82
6.3.1 科学研究与权力运作	82
6.3.2 作为科学的研究的政治学	83
6.3.3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的启示	85
第7章 信仰启迪	87
7.1 城市规划宗教性的表现	87
7.1.1 与城市有关的宗教性题材	87
7.1.2 城市规划与信仰启迪	88
7.1.3 理想城市	91
7.2 城市规划中信仰启迪的理解	92
7.2.1 个体心理角度	92
7.2.2 社会认同角度	94

7.2.3 政府干预角度	96
7.3 关于宗教的学术研究	97
7.3.1 科学研究与信仰启迪	97
7.3.2 作为科学的研究的宗教学	99
7.3.3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的启示	100

下篇 学科的实践建构

第8章 整体实践观.....	105
8.1 城市规划实践观的历史形态	105
8.1.1 从编制到实施	105
8.1.2 从编制实施到职业的社会活动	106
8.1.3 从职业的社会活动到人的城市规划实践	107
8.2 城市规划实践的层次性	109
8.2.1 城市规划者的实践	109
8.2.2 城市规划师的实践	111
8.2.3 城市规划研究者的实践	113
8.3 从实证研究到实践建构	115
第9章 空间需求论.....	119
9.1 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内容	119
9.1.1 城市生活的空间需求	119
9.1.2 空间需求的矛盾冲突	120
9.1.3 矛盾冲突的协调处理	122
9.2 城市规划理论的作用途径	124
9.2.1 优先权的确定	124
9.2.2 共识的形成	126
9.2.3 不确定性成本的支付	128
9.3 城市规划学科的特殊性质	129
第10章 实际问题简析	132
10.1 空间层次与核心内容	132

10.1.1 建筑与建筑群.....	132
10.1.2 行业与地段.....	133
10.1.3 城市与城市群.....	135
10.2 主要任务与作用途径	138
10.2.1 城市规划中的“定性”	138
10.2.2 城市规划中的“定量”	140
10.2.3 城市规划中的“定位”	142
10.2.4 城市规划中的“定序”	144
第 11 章 流行思潮述略	147
11.1 可持续性	147
11.1.1 产生背景与本质内涵.....	147
11.1.2 政府的角色.....	148
11.1.3 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149
11.2 包容性	150
11.2.1 产生背景与本质内涵.....	150
11.2.2 政府的角色.....	152
11.2.3 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152
11.3 管治	154
11.3.1 产生背景与本质内涵.....	154
11.3.2 政府的角色.....	156
11.3.3 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157

结论 增强学科的科学性

第 12 章 结论	161
12.1 城市规划学科的认知对象	161
12.1.1 城市与规划两分的困境.....	161
12.1.2 客观实在的定位.....	162
12.2 城市规划学科的知识来源	163
12.2.1 与实证并存的渠道.....	163
12.2.2 知识生产的规范化.....	164

12.3 城市规划学科的实践建构	165
12.3.1 实践的全面理解	165
12.3.2 超越实证科学的新学科观	166
索引	169
主要参考文献	173
后记	180
作者简介	181

导 论

关注学科的性质

“赶快离开建筑学吧，看来它管不了咱们啦。”

“外面好乱哩，咱们去哪儿呢？”

“据说这几个世纪科学最牛了，咱们去找它吧。”

“好！咱们先划一个属于城市规划的领地吧！”

“可是，还得问问科学是如何划的呀！”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的问题

1.1.1 缘起

在当今中国，城市规划^①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城市规划事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作为一个人口与资源矛盾十分尖锐的大国，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各界要求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规划”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在城市规划领域，不少人混淆了不同性质的学科和不同性质的真理，轻视甚至忽视科学方法和学术规范讨论的重要意义，智力投入集中在不同名目的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上。结果，虽然城市规划师迫切希望人们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看作“一门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被“不懂专业的人”搞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于是，什么是科学、城市规划是不是科学、能不能成为科学、是什么性质的科学，就成为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②

“狭义的科学知识一般是指实证知识，即是有明晰逻辑体系、经过严格实验证的知识。”^③由于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成了科学的代名词。不同性质学科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受到实证要求的影响，城市规划也不例外。按狭义的科学观，城市规划中，城市规划师即科学家，所面对的客观事物是城市。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用实证的方法对人们所提出的城市规划研究成果进行证实，即可区分真伪。然而，由于城市理解的多样性和发展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使得实证科学在城市规划中处境两难。它好比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是因为许多城市规划师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综合的”、“特有的”，不应当用实证的要求来“简单化”、“一般化”地看待；吃起来香，是基于一个事实，只要是结论性的意见是有实证基础的，社会各界包括领导部门也就往往“不好说什么”了。那么，是什么因素

^① 城市规划一词，包含着多层含义，如作为一门大学学科、作为一项职业活动、作为一项政府工作、作为一个研究成果等。如以科学作比较，分别对应于科学、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等。

^② 200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设专题讨论城市规划中的科学性；2003年4月，还召开了以“城市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为题的第201次香山科学会议。

^③ 刘大椿.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第5—6页.